

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小说，讲述了一段历久弥坚的爱情，
展现了一个古远的传闻，并破解了一颗伟大的灵魂。

水银幻境

The Mercury Visions of Louis Daguerre

Dominic Smith

[美] 多米尼克·史密斯 / 著 向洪全 方芳 夏娟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I712.4/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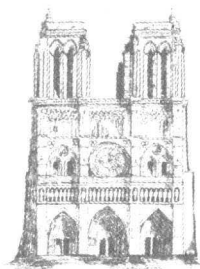
2007

水银幻境

The Mercury Visions of Louis Daguerre

Dominic Smith

[美] 多米尼克·史密斯 / 著 向洪全 方芳 夏娟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银幻境/(美)史密斯著;向洪全,方芳,夏娟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225-306-3

I.水... II.①史... ②向... ③方... ④夏... III.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4539 号

水银幻境

(美)多米尼克·史密斯/著 向洪全、方芳、夏娟/译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秦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8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06-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作者的话

虽然这是部小说,里面的人物也均是杜撰的,但我却借用了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和摄影技术早期发明者路易斯·达盖尔传记中的大量具体史料。凡在可能处(只要能满足小说情节需要),我都尽量去捕捉和再现达盖尔的真实生活风貌,以及他赖以成名的历史环境。在创作的过程中,有好几本书起了极大的助益作用:《L. J. M. 达盖尔:透视画与银版照相法史》(赫尔穆特·根斯海姆与艾莉森·根斯海姆著,1968年),《银版照相法与透视画多种制作方法发展纪实》(路易斯-雅克-曼德·达盖尔著,1839年),《狄更斯巴黎辞典》(查尔斯·狄更斯著,1890年),《大麻之歌》(查尔斯·波德莱尔著,1895年),以及《大麻俱乐部》(西奥菲尔·戈蒂埃著,1971年)。我还在达盖尔协会网站(www.daguerre.org)上找到了不少有用的文章和资料。

在其摄影生涯中,路易斯·达盖尔曾大量使用了汞蒸汽。他的基本步骤是,先将感光片置于照相机暗仓里曝光,

然后将其拿进暗室,再在加热的水银上方来回移动。数以百万计的水银微粒挥发到图像上,并永远粘附在上面。水银使得金属银版表面光泽、图像细腻,但也可能使其显得诡异和具有多维性。根据观察者视角的不同,图像也可能景象各异。再后来,为尽量减少曝光次数以能捕捉到运动速度更快的动作(比如奔驰的马匹和飞鸟),达盖尔开始尝试使用更为致命的物质——氰化汞、硝酸和氯化金。直至1851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达盖尔一直备受各种病痛的折磨,而他却很可能从没意识到,那些物质对其身体的危害有多大。

译者序

“幻象出现时，他正躺在浴缸里。”小说以路易斯·达盖尔疯狂的幻觉开篇。水银——一种极美却剧毒的化学物质——成就了路易斯·达盖尔的发明事业，也将他推入了深受幻觉与病痛折磨的深渊。在氤氲的水银蒸汽中，达盖尔预见世界的灭亡，于是列下《末日清单》，决心在此之前拍下十幅照片，其中一幅就是他爱了一生却错过了半个世纪的初恋情人——伊瑟贝尔·勒·福尼尔。

《水银幻境》是多米尼克·史密斯的首部小说。小说以19世纪这个充斥着革命和动荡的时代为背景，分两条主线分别叙述了路易斯·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术的历程，以及他的生活和感情经历。作者借用了大量史料和人物传记资料，结合丰富的创作力纂写而成。文中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摄影技术早期发明者路易斯·达盖尔生活的时代，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生活风貌及历史环境。查尔斯·波德莱尔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亦走入小说之中，引导读者参与到19

世纪的文学、艺术、哲学的思索与讨论之中。

这部小说首先是一段对新生艺术形式由来的追溯。史密斯以戏剧性的倒叙的手法，刻画出了一个成长变化中的人物。路易斯·达盖尔由一个学画舞台布景的小学徒，一步步为光影、色彩的艺术所吸引，从而发掘出自身非凡的艺术天赋，创作出透视画。然后又历经种种机缘巧合和潜心研究，最终发明了能够拍摄出可永久保存的照片之方法——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与其他描写同一时期的作品一样，故事当中也不乏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即一段持续了几十年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作品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同样引人入胜。作者通过娴熟的笔触，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对光影充满兴趣、热情和敬意的达盖尔形象。照片中的世界，使我们惊异于那些超越于死亡的事物。那是一个充满着诗意与浪漫色彩，充满着大胆的想象力与原始知觉的感官世界。小说中的路易斯·达盖尔俨然就是个诗人，以光影为媒，为我们渲染出一首首美丽的诗篇。在他看来，回忆与他的照片一样，能穿透人心，穿越时空，永不消殒。

作者细致的描写勾勒出了达盖尔眼里的世间种种幻象，引导读者开始了一场抒情之旅，去探寻和感知一个恋旧而为美所折服的人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和重现一个满怀激情的艺术家的所走过的生命历程。

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溯源，一次生动细腻的心灵探索，一幕精彩的19世纪法国社会的画卷——《水银幻境》就是这样一部充满幻觉和美丽意象的小说。

序 章

幻象出现时，他正在浴缸里。十年来，路易斯·达盖尔一直使用汞蒸汽制作照片，他的脑子已变得孱弱不堪，就如一张长时间弃置在阳光下的苍白底片。但在1846年这个寒冷的傍晚，在他神志尚还清醒的那一阵子，他却感到一种奇特的宁静。屋外飘着轻曼的雪花，氤氲的蓝色雾霭似乎正从塞纳河上升腾起来。左岸荒地上占地而居的人们生起了火，空气里弥漫着烟雾。路易斯躺下来，将身体浸泡在用柠檬皮提香的温水里，他相信这对自己的皮肤和神经具有疗养作用。风在屋檐下呼呼刮着。他一只手靠在近旁的窗边，在高踞于屋顶观景楼的浴缸中，他感觉黑夜正朝他逼过来。他的头部分浸在水里，他听见楼下房客的烟斗碰撞所发出啪哒啪哒的金属声响。这是一种预示，他对此深信不疑。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预示。

他坐起身，抹去窗户上的蒸汽，向外望去。阴郁的寒冬里，林荫道显得鬼影幢幢。光秃秃的杏树枝上粘着些斑斑

块块的雪花。一个卖干果的小贩推着手推车，在烟雾弥漫的黄昏里走着。一个男子站在一家店铺门前，盯着一大堆白得刺眼的鸡蛋出神。他是在数有多少个吗？一个人在黄昏的街头数鸡蛋，而那些乡巴佬却企图将这个城市烧毁。这让路易斯感到一种快意，虽然他自己也不明白是因为什么。他又将身体靠在浴缸里，仔细地听着——好似才又开始听——那些烟斗啪哒的声音。他这样躺着，让自己的大脑慢慢沉静下来，直至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像一只锡鼓的声响从水里传出来。每天的这个时候，是他神思遐想或者感物伤怀的时刻。于是他想象那些烟斗在与自己的心脏相互交谈，在用一种秘密的、机械的语言交换着讯息。正当路易斯望着窗外愈加深浓的夜色时，他听见自己的心脏突然停滞了一下。他胸口绷紧，他感到指尖一种冰冷的隐隐作痛。以前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由于血液里汞的影响，他的脉搏也曾有过短暂的停息，只是他从未认真听过。而这次，他的心脏停止了足足有一秒钟之久，几乎就是一次短暂的死亡。

他感到屋子里有东西在移动。他牢牢抓住浴缸边沿，挣扎着站起身来，伸手拿过一件浴衣披在肩上，却再也走不动半步。他环顾了一下盥洗室，感觉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起来。一个个装着有毒物质碘的蓝色瓶子，像普鲁士士兵般排列在药品架上；他的直柄剃须刀立在脸盆架上发出凛凛光芒；一个装水银的长颈瓶在洗涤槽里瑟瑟哆嗦。一切都似乎冲着他来的。他望出窗外，看见月亮正从云霄后面升起。一只巨大的信天翁栖息在圣母院的怪兽形状的滴水嘴间。那些乡巴佬霸占了动物园，各种珍禽异兽都已逃之夭夭。据说有一只孟加拉虎潜伏在拉丁区。

路易斯看见荒地上还燃着火，而此时一艘满载柴禾的驳船顺流而下，上面燃着熊熊大火。四野黑夜一片。除了那个数鸡蛋的人，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他双手揣在口袋里站在那里，手里捏弄着钱币。人之卑微的生活。

路易斯一把推开窗户，他感到一股冷空气扑面而来。那一阵子，他感到异常地清醒，好似有一层纱幔被揭去。这种幻象——终于出现了——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洞见和幻觉。他对事物的感知变得明晰起来。那个守着鸡蛋的人抬头看见他，吃了一惊。路易斯明白，他是刚参加了葬礼回来，也许是他父亲的葬礼，他停下脚步来，是想在那一堆垒叠的白色鸡蛋里观察生命之无常。路易斯低头向河里望去，他发现那艘燃烧的驳船根本没装什么柴禾，而是装着死者的骨骸。在街的转角处，附近的钟的指针已慢了一半的时数。一切都是征兆。荒地上涌过来低沉的嘈杂声，是人们惊慌失措的叫喊。他们正要去烧毁这座城市——不是此刻，不是今晚，而是终究。路易斯此时明白了，那些洗劫和焚烧行为，并非是反叛，而是由于恐惧。人们能觉知到记忆正在消逝，他们从自己的指关节和齿缝里都能感觉出来。接着路易斯看见，圣母院屋顶上的不是信天翁，而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身穿白色的连衣裙，双手被缚在身后。她已察觉到她的翅膀被钉在了连衣裙上，她要从那边上跳下来。但她没有跳，而是身体朝前一倾，直端端往下坠。整个下坠的过程，她拒绝从身后解开自己的双手。一条紫红色的缎带在她乌黑的长发间飘动。路易斯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了那烟雾中。那个守着鸡蛋的人只是袖手旁观。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揣在一个人的口袋里。

路易斯关上窗子，站到垫毯上，用毛巾把全身上下擦

干。知道了结果——一种对称的美——心里踏实了许多。多年来，他总感到有一种奇怪的不祥之兆，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一枚失去光泽的硬币，一只打了蜡的梨——而此刻，他发现，这些都是无数细微的证据。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注意到洒落在药品架上的水银细珠。它们就像玻璃做成的细小行星。他站在那里盯着它们，竖着脖子，仿佛在听远处说话的声音。每一颗小珠子上都映照着他的影子和从窗外透射进来的光影。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847年4月,路易斯·达盖尔在那家啤酒店前停了下来,他知道查尔斯·波德莱尔在那里用餐。啤酒店是个单间,狭长如一个洞穴,夹在一个烟草店和一个缝纫用品店之间。诗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瓶苦艾酒和一小杯咖啡,一副沉思状。几周前,为庆祝他的新散文诗《傻瓜与维纳斯》,他剃掉了头发。他那笨重的脑袋似乎把屋子里所有的光都聚焦成一点。在他身前的桌子上,搁着一支琥珀嘴儿的木制烟斗。路易斯走上前去,波德莱尔抬起头来,向他打了个招呼。“各位先生们,请注意啦,有贵客光临。”近旁几位醉醺醺的诗人向路易斯举杯致了致意,然后又借着酒兴,慷慨激昂地聊自己的了。

路易斯在波德莱尔对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擦了一下额头。

“世界末日到来还有多久?”波德莱尔看了一眼面前的酒和咖啡,问道。

路易斯仔细地看了看手绢——上面全是汗。“哈，问得好。”目前为止，他还只把自己的预言告诉了波德莱尔。他得谨慎一些；“末日”可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可不想穿着挺直的衬身衣参加皇家协会什么会议。

波德莱尔抬起头来。“我正要点菜呢，一起吃吗？”

“非常荣幸。”路易斯说。

“我原想要一些肉汤和面包，但那似乎很不合您的口味。我们可得好好款待我们国家如此尊贵的人物呢。真正的艺术家，不过话说回来，在饥饿时更有创作灵感。”

“来一些鲱鱼和鸡蛋就可以了。”路易斯说。

波德莱尔于是拿起乐器，到柜台那边去点菜。他一身习惯的英式装束，从鞋子到绸缎领结，全是黑色。

路易斯环顾了一下四周。啤酒店真可谓是个乌烟瘴气的集聚地，画家、哲学家和诗人混杂在一起，高声喧嚷，废话连篇；公子哥们儿和衣衫褴褛的浪漫主义者在这里争论一只冬季苹果的光泽，道德的功用，或是逗号的美。男人们叼着烟斗，手里拿着小册子围坐在磨光了的橡树桌子旁，或者斜靠在磨破了的印有玫瑰图案的长沙发上。一个脸色阴沉的人，穿一件羊毛外套，戴一顶土耳其毡帽，脚上蹬着一双哥萨克靴子。他不住地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认识他。一个专为女性写作的诗人——比如月光、塔夫绸之流。”过去，每次路易斯来到这里，心里总感觉讨人厌。不过现在，他常会避开与那些最为不善者的目光接触——尤其是那些狂躁的诗人，那些愠怒的戴巴斯克贝雷帽的画家。这些人可能拿他的中产阶级神态和他因发明了银版照相法而获得的政府津贴向他发难。

路易斯看着波德莱尔从柜台回来，手里又端回一小杯

咖啡。

“伏尔泰每天要喝七十二杯咖啡”，波德莱尔说，“他肯定写不了几段就得去撒尿了。要没了这棕色的女神，怎会有启蒙运动？”

“的确如此。”

波德莱尔重重地坐下，又说道：“要是没有一杯上好的哥斯达黎加咖啡，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又有什么意义？”

“我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路易斯拿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上面是一份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他必须用银版照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的清单。

波德莱尔拿起来，仔细地看，似乎那是一份等待签署的保险合同。

1. 一位漂亮的女人(裸体的)
2. 太阳
3. 月亮
4. 美轮美奂的巴黎林荫大道
5. 一幅田园风光
6. 奔腾的马群
7. 一只精美的苹果
8. 一朵花(具体什么花待定)
9. 法兰西国王
10. 伊瑟贝尔·勒·福尼尔

波德莱尔看了清单几遍，嘴唇一面跟着动，然后把它放回桌上，低着头。他一脸惊惶。“末日要做的事就这些？”他问道。他的鼻子触着陶瓷咖啡杯边沿。

“我希望找到一位女子，摆个裸体造型，给她摄一张银版照片。你能帮我找一位吗？”要找一位裸体模特可不是易事，尽管说路易斯也曾听说，卢森堡花园附近那些画室的画家们常劝说流落街头的人去做这样的模特，以换得一钵汤和一撮鼻烟。可是他所要寻找的，却不仅仅是一副裸体的身躯，一个衣衫破烂、外形将就的卖身者。他想要找的是一个趾高气扬而又脆弱的人，他要的是某种被湮灭的价值。

波德莱尔重又点燃烟斗，一面吸着，陷入了沉思。正是这种姿势，和他那些轻灵曼妙的诗篇，使他获得了“烟云王子”这一雅称。他抹去舌头上的一小点烟草末，准备严肃地与他交谈。他对路易斯·达盖尔的先知预言深信不疑，一如他对上帝或美或虔敬的坚定信念。他喜欢望着路易斯，望着这位获得政府津贴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聆听他如何冥思和揭示这壮丽的狂想，看他的思想在躁动不安的疯狂之轮上碰撞。

波德莱尔说道：“您知道，我对摄影技术非常喜欢。让那些旅游者们去钦羡金字塔的神奇或者罗浮宫的壮美吧，让地理学家们去找寻化石，找寻古人们的大便吧；但别碰艺术。把这留给画家们。”

路易斯说：“我不想又做这样的争论。你帮我找到人，我愿意付你报酬。如果找到一位合适的女子，我给你 100 法郎。”

波德莱尔低头看着那张清单，喝了一小口咖啡，紧接着又喝了一大口苦艾酒。他说：“您有什么样的标准没有？用相机拍下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裸体女人——那可意义非同寻常啊。”

“是的，我知道。”路易斯双手沿着桌子边沿滑动。

年轻的柜台女招待走了过来，送来一盘煮得很老的鸡蛋和鲑鱼，一碗肉汤。当她摆餐具时，他们都望着她。一缕棕褐色的头发从她的帽檐垂了下来。

“除了裸体，您还有什么要求？”波德莱尔高声说道。那个柜台女招待笑了一下，接着脸一红，在身上的围裙下面擦了擦手。她逃向了旁边一张桌子。“她是新来的。”波德莱尔补充说道。

路易斯在盘子边上敲破一只鸡蛋，开始剥蛋壳。“她必须得优雅，年轻。”

“当然。”

“脖子的曲线必须柔美，背部也许还要有一点儿曲弧。”

“没异议。”

“面部要有活力。”

“您在这方面可真有研究呢。”波德莱尔心情突然轻快了起来。

“相貌既不要过于高贵，也不能太普通。必须是介乎高傲与谦卑之间。”

“一个眼睛里透着生涩与火辣的女店员。”

“丰满殷红的嘴唇。”

“我想我是不敢吃的。”波德莱尔双手合在一起，下巴在指尖上靠了一会儿。他看出窗外，望着街上。一群送葬回来的人正往回走去。“我得重新考虑一下您清单上的苹果。”他说。

“为什么啊？”

“苹果还不够有情调。苹果太贫乏单调了，就如英国人。法国人喜欢更深沉有趣的东西。世界末日，在我看来，更具有法国味儿。”

路易斯低头看着清单,食指轻轻敲击着嘴唇。“你觉得梨子怎么样?”

“您知道,我是个诗人”,波德莱尔说,“而且我曾说过,我得说我的感知力是具有综合性的。我在那些年轻人的嚎叫与街头牲畜的粪便之间追寻它们的联系。我为您挑选水果,会像为您挑选女人一样仔细。显然,这水果王国的皇后应是青梅——与众不同,汁液丰富,蕴涵着不祥的意味。”

“但是苹果代表了原罪啊,代表了堕落。”

“没错,可青梅代表了诱惑与欲望。”波德莱尔说。

“我就早知道找你商量没有错。”

“我对花也有自己的看法。”

“说来听听。”

“苏醒的花儿激情燃烧,欲以它们那五彩缤纷的色彩所蕴涵的能量使蔚蓝的天穹黯然失色,还有那热情,使其芬芳栩栩可见,似要使它们如轻烟般升腾,直达星辰。”

“非常好。”

“我的意见是,在您的花朵,您的女人,还有您的水果里,应该有一种对称的美。我建议使用野玫瑰。这样就形成了神圣的三位一体:野玫瑰,青梅和生涩懵懂的女店员。”

桌面上片刻无语。

“太阳和月亮原不是我的主意”,路易斯说,“弗朗索瓦·阿拉戈,我在天文台的一位朋友,曾请我做一些太阳和月亮的圆盘。”对于像阿拉戈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科学家,竟然想要对太阳和月亮进行编目分类,使路易斯更是觉得人类的勃勃雄心正在不断堕落了。

“似乎也没什么呀,谁都喜欢太阳、月亮。”波德莱尔喝了几大口肉汤。“还有,这位伊瑟贝尔·勒·福尼尔是谁